

彤短集

張子昂兄
壽壺氏記



荆布老人著

張子昂兄贈送

壽彭子德

形短集

附訓子語

光緒丁丑鐫
於廣州府署

惟市安人著

張子昂兄贈送

咸豐十有一年辛酉春三月小子

安雅

編形短集成

泣而序之曰嗚呼

先妣之詩盡見於此

先妣之

一生亦盡見於此矣夫詩也者文藝之一端也人必中藏有餘於詩之外者而後於詩偶形露其一端讀詩者因所形之一端以想見其未形之全體斷未有止此一端畢於所形而能有餘於詩之外者或一無所有而能假借以形者卽能假焉人卽因所假以窺其中之無有蓋天下事因炫所長而彌形其短者多形短集

矣詩亦何獨不然哉

先妣當年日惟婦職是供之

不暇何暇爲詩間爲詩亦祇自寫心之不容已意固不在爲詩也故生平之詩不多見舊編百餘首曰形短集者 先妣所自題也兵火後缺其數頁僅存六

十九首以年之先後爲次嗚呼讀形短集者可以知

先妣之一生矣早歲遭家多故率多託物寄興之

詞其詞微其意隱故其爲詩也如冷卉避霜孤松吟雨讀之令人惻惻焉有憂讒畏謗之思不知涕泗所

自來也晚年康壽多暇道味深而心境泰率多卽境見道之言其言近其指遠故其爲詩也如天空海濶魚鳥泳翔讀之令人油油然有知命安貧之思不知喜怒哀樂之俱忘也至於兄弟贈言則寓箴規於友愛教子諸什則明倫物於邇言又有不止堦簾之吹沙荻之畫而已者然要其所指歸則一言以斷之曰有不能已於心者而後詠歌以宣其鬱如悲之思泣如樂之思笑非有作意於其間也此非小子之言也

形短集

二

先妣教小子之言而小子述之也且先妣之以形短名集也何謂也哉傳曰誠於中形於外又曰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則何益矣先妣知短之不可掩也悉於詩乎是形然則一生之詩雖止存此六十九首是亦生平之一端也其畢於所形耶不畢於所形也耶必有能想見之者非小子所能知也謹序

荆布老人卒既葬其子

安雅

編次遺集追念一生之

行實而敬述之述曰

先妣姓高氏諱

字梅閣晚號荆布老人邑貢生

贈文林郎諱玉麟之女監生岫雲舉人頡雲之妹拔
貢楚雄縣令嶼雲進士麗水縣令嶼雲歲貢生峩雲
之姊也高固詩禮世族諸舅氏少同肄業爭講求文
章科第先妣獨謹言慎動存心日用倫常之道常教
諸弟讀書皆敬憚之外祖母張太孺人者治家最嚴
整有方謂誦讀非女子業禁弗使學然性最好讀書
年二十二歸于我家我家素貧業武不業讀先妣
乃盡藏其書籍翰墨操井臼典釵釧以供我大父
大母之甘旨而自食粗糲大父每暴怒則委曲承
順色喜然後從容行其幾諫家人有過大母輒泣
輟食亦不敢食必俯伏引責數請然後解大母食
乃敢食其有不得解者則終夜憂恐思罪輾轉飲泣
未嘗語人人亦不得知也有從堂姊者方八歲幼孤

而慧日伺側每見先妣行事輒感泣先妣憐其
慧時時教誨女女益感動遂終身敬事如母時家益
貧艱難多故常患怔忡嗽血不寐後數十年每勞觸
猶唾血初先妣之未歸也家中人惟恐不相能及
入門安貧如素不怨不伐兢兢業業如恐或失咸歎
息稱難大父亦心知才且賢雖未言凡所籌畫未
嘗不心焉聽用也初生一女二子皆早死季女尙幼
長於安雅四歲後二十年適人而死方二子之死也

形短集

四

已自分無子乃爲先考買妾王氏後生子博雅是
爲庶母庶母至大父亟稱善當是時大母已卒
因自念無依且病擬終姑之喪盡委室家於王而歸
依於母家而安雅適生是歲道光四年甲申先妣
年四十及安雅七歲乃盡出所藏之書以教子於是
始肆力讀書又二年庶母王氏卒二女一子皆幼撫
育若己出及博雅稍長使與安雅同學而博雅卒不
能讀書凡教子先以小學次以論語出入言動隨在

講以事親敬長應對進退之儀不汲汲於時文應試之學或問之曰吾不望其爲官但願其爲人耳咸豐十年庚申秋感微疾卽索歷書問冬至家人不解曰剝盡陰極吾時至矣遂不服藥是年十一月十日冬至十八日壽終享年七十有七先妣性剛大沈慤勇於改過然最謙謹雖卑幼愚賤皆以誠相接遇事若怯必虛心觀理審定則堅確不移故終身少過失才頗魯鈍而好學不倦言論訥訥平實無文而切中事理與人言因其事而誘之以善故終身行道而人弗見日與人講學而人不知也好讀書尤好小學論語詩喜杜字學顏篆刻繪畫無不能而惟書爲篤好晚年目昏不能觀書喜作顏體大楷然甚惜紙紙多用粗舊反背行間層層數書盡黑然後焚之隨書隨焚或以細紙索書輒笑曰吾字劣不欲玷佳箋也故存者絕少有詩百餘首曰形短集兵火後僅存六十九首臨終請遺言曰矜字是汝一生病根又問曰凶

悔吝皆生於動靜而能守鮮有羞辱汝志大才疏吾
懼不能堅所守也遂卒嗚呼 先妣一生之行實忍
不述耶然其至者又嗚咽愴絕而不能述也 安雅生
時先妣年已四十又十年始能記憶則四十年以前
之事烏知而述之所知者僅聞於從堂姊所謂飲泣
伺側母事 先妣者也然當時姊方八歲今已六十
歲矣侍 先妣之疾服 先妣之喪雖生母何殊一
何相敬之深耶嗚呼豈非有以感之哉

形短集

形短集

送三弟松崖之任滇南

君始出書帷萬里治蠻地宦囊金錯窄世情風土異
道路阻且長慎儉宜深誌大凡遇險峻夜勿解裳寐
歲飢多盜賊僮僕皆况瘁勝境逐面逢亦莫恣遊戲
南行風最侈日用當籌計第宅取足棲切勿營華致
衣冠求無嗤莫與人競麗飲食但一飽亦無思佳味
事上要欽誠守禮莫慕勢有喜勿相趨有怒宜相避

形短集

七

升沈掌握間無自沽罪戾勤勞得其心須防僚友忌
言莫矜已功行莫侵人利怡然致謙恭久則生和氣
到署聘益友用役擇良隸如逢巧佞徒當先察狐媚
詞訟必親閱曲直要理細得情矜勿喜小民懷敬畏
視民如視子崇農更崇士人人務耕讀一方當自治
報君復顯親方見丈夫志匪我言叨叨稍貴驕奢易
惟茲慎與儉願君常自勵

姚黃魏紫一叢叢皎潔天姿迥不同生長繁華忘富貴
貴端持淡泊慎初終胭脂枉畫非真跡圭璧難緇想
素風底事青蓮賦穠豔多應醉眼尙矇矓

盛開梅花

鐵枝含凍雪玉蕊綴疏林靈秀鍾全樹冰霜抱一心
蓄來春氣厚歷盡朔光深澗底多松柏無芳愧古今

殘梅

蕭瑟餘空樹槎枒了未驚繁華全意外孤梗負生平
形短集

八

瘦損惟安命非時不苟榮豈如凡草木百媚倩春呈
寢堂惜別

自古天涯若比鄰一程僅隔易相親漫言聚散難由
己看破悲歡只在人橘實座邊香龔龔籬英簾外色
新新百壺更有如泉酒莫使離愁絆此身

端陽前一日澣衣

輕羅脫去易村妝努力桐陰學浣裳忽見小姑拈艾
至纔知明日是端陽

老母同胞久別離一朝三歲數歸期小鬟不解人心
事笑立砧邊索五絲

柳絮

翠裊脫來影好微輕盈皎潔欲何依自憐質弱成飄
蕩不道風生有是非同葉同根難作主粘泥粘草竟
安歸避逃雀啄猶爲幸敢怨江村日暮飛

菊

風霜悽冷最無情何事芳心與盡傾既作秋花當應

形短集

九

節炎涼不肯易精誠

午雨

夙興見紅日傍午雨不息莫解暮陰晴百年安可測

春冰

凜凜寒潭冰鐵石堅不下但令春光足未有不可化

夏竹

猗猗結清陰暑氣不可侵無須論世味只在自筠深

秋水

秋水意本平迎風浪忽播但恨自無持莫怨風來過
冬雪

庭前雪已銷庭後雪猶全向明易爲損處幽何自然
尺

一直原無枉隨心任度量自然有分寸何必較短長
鏡

好醜能瞞爾相知久最深奈何終貌執難訴此中心
燈

形短集

十

暗室常相對幽窗夜夜情自憐衾影地一點最光明
三弟歸自雲南其去也過舍辭行賦此送之

今宵方一晤明日復長驅弟妹中年少風塵萬里孤
青霜盈谷壑白浪滿江湖珍重平安字何時到敝廬
送三弟婦隨任雲南

嬌娜養重帷春風不可吹孤舟江海上萬里雪霜隨
好助甘棠化須唵采藻詩迂疏吾弟性努力善扶持
贈五弟眉崖赴鄉試

雁塔巍峩半紫氛，憑君足底有青雲。
連登折下蟾宮桂，帶得天香閣第聞。

承歡今夕侍慈帷，晝錦由來勝綵衣。
待得明年春雨沛，柳袍雙映杏花歸。

時四弟芝崖在都聞
明年補行殿試

邀玉亭閨友久俟不至詩以催之

茗寒重煮煮重寒，香斷復添添復殘。
深閉翠屏人久

俟半樓日影下闌干。
玉亭浙江人姓名瑤卿
適鄭氏著有蘊玉軒詩草

贈鄭蓉芳女子

蓉芳玉亭女也

形短集

十一

珠慧蘭姿玉媚婷，飛花燦齒寫聰明。
一門閨秀皆詞賦，雛鳳清於老鳳聲。

李義山句

螢

自負熒熒色，人前曳曳浮。
不思生腐草，乘夜上高樓。

弄火欺單袂，搖光詭乏油。
於今憑得意，時序正新秋。

雲

皎皎離深岫，悠悠入遠天。
卷舒如自主，修短任風偏。
勢薄難爲雨，光微欲化煙。
何如還舊所，庶得保真全。

白日五鼓聞春

四鄰春野確夢寐忽爲驚月向窗邊白雞纔架上鳴
風霜侵曙苦帷幄尙寒生短布茅簷外如何奈五更

烹魚

巨鯉長三尺金鱗照眼明磨刀終欲釋受命且須烹
可惜龍門物翻爲野饌羹問今將孰食北里三村生

秋夜獨酌自慰

正自愁而笑當爲笑者愁萬般天所定半點自能由
形短集

十二

且喜樽多酒剛逢月一樓今宵當盡醉明日不須謀

促織

昏黃微月夜啾啾小蟲鳴訴盡三秋怨愁添四壁聲
西風吹戶急白露滿階平假寐虛窗下誰知此際情

不暇書四首

雞鳴頭不櫛燃燭臨古刻一行未及終窗間明曙色
匆匆備晨炊辜此一池墨
白日過西階適私倦百骸少憩欲臨楮清陰下西齋

且須收筆硯復去弄薪柴
薄暮始無營女紅不可廢
金翦開餘暉清砧動月地
霜白夜欲中兒寒啼不寐
夜久始成眠思深夢不靜
雞鳴五更霜殘月照窗影
不息翰墨心衣帶還須整

曉望

晨鐘驚獨起豁眼上高樓
海日披雲幔青天解月鉤
露濃花欲睡樹曉鳥慵留
靜躁皆由性多殊莫共謀

形短集

十三

細雨

到處田苗旱人人望雨傾
翻盆方可濟如露竟何成
莫滿蒸民意空傷逐客情
誰憐雲氣薄已竭素藏精

病中聞砧

清砧敲四壁靜聽起多愁
兒女初髻髮姑嫜已白頭
霜籬花盡發庭樹葉全流
病榻猶難下誰爲備暮秋

對影

屋漏青天有可欺
獨君相監更難私
居惟一席行聯

步卧則同帷起共時凡吸凡呼兼爾聽卽餐卽飲也
親窺明知我乏宜家策忍使終無片語規

夏夕

玲瓏角枕紫藤床收卷殘書趁晚涼好是月斜風過
候一簾花影送清香

剪衣

風滿簾櫳露滿臺寒衣未就起徘徊聲聲促織門前
叫螢火無容近案來

形短集

十四

重陽前歸寧將返弟姪輩設筵寢堂恭紀長句
爲壽並示羣季以惜別

促織催人歸去忙明年方可話萱堂雖離咫尺終分
袂豈必天涯始異鄉棗萼蘭枝同列座綠橙黃橘已
凝香可憐膝下無多會手折籬英獻壽觴

中秋夜與四弟芝崖五弟眉崖月下共酌各賦

詩一首

皎月堪將毫髮數綺筵不倩燭光開一家人在冰壺

坐羣季詩從錦軸裁共續池塘春草夢慙無柳絮落
風才天倫樂趣今重叙盡醉休辭蕉葉盃

秋夜檢書

西風乍冷露初濡短布完裙已被驅稚子夢中飛蚰
蝶老親堂上養桑榆紛紛近案搖螢火朗朗窺窗透
月珠笑把詩函尋杜句由他促織滿庭隅

郊行

驀然春色滿郊垌惆悵東風爾最靈老樹猶開花灼
灼平沙漸放草青青能迴故物成新物應轉衰齡作
妙齡偏自向人才力盡綠絲只會變星星

讀書

因同兒女伴吟哦讀過殘編手更摩老境纔和書有
分新知卻省舊時訛青燈自對雞窗短白髮行看鸞
鏡多豈爲耄年猶好學光陰未可竟虛過

責子二首

弱冠年華正富強甘心頽惰度時光不將事業尋周

孔卻把襟懷學老莊魯到曾參終作聖才如阮籍止
成狂縱教富貴浮雲視也合立身務顯揚
任使生成是俊才也須人力自栽培功夫不向身邊
做學問難從天上來作賦更殘筆始下讀書睡足卷
方開洪鈞賦爾應心悔枉把聰明畀散材

桂花

萼未敷榮菊未芳一枝先自占秋光本爲天碾金成
粟莫認風揉雪點黃蕾蕾丹英開畫閣陰陰紺影落
形短集

十六

白梅

算來還未到花朝蓓蕾霜華已滿條一樹嫩寒春獨
早半溪新水凍纔銷蒼苔殘雪古林屋淡月輕煙小
板橋入畫不宜濃墨寫欲留真色須白描

廢書

目力昏花更健忘看書枉苦費心腸閒中合有當行
事老去何須鎮日忙留得功夫教子女餘來精力養

榆桑班家團扇謝家絮懶與諸姬較短長

子安雅從學於外寄至思親詩余懼其懷歸廢
學也作詩箴之

異鄉風雨念庭帷我獨何心與汝違爲冀學成甘遣
去雖勞夢想怕懷歸養心不在曾元酒承志當思孟
母機况祇春風三月坐漫因百里歎蓬飛

不必深憂我二人二人都是健康身平安無事卽爲
福餽粥有餘未算貧何用家庭供犬馬願將姓字表
形短集

七

麒麟吾兒果體雙親意作賦讀書好認真

箴五弟

半生名士耽樛蒲世業崇朝蕩欲無棄學不來問字
客廢詩亡去負囊奴食更魚肉成蔬水衣乏緼袍况
貉狐凍餒不堪療賂熱霜朝雪夕枉愁吾

七開棗萼五凋傷剩我兩人在一堂死有榮名悲尙
淺生無恆產恨偏長破牢勿俟亡羊補朽索終非馭
馬方莫更喜心生見獵書林重入有餘慶

老境

事事求全稱意難安貧知足有餘歡旨甘未缺常時飽輕暖雖無可禦寒閒共兒孫講書畫任從子婦備盃盤老來蔗境真天幸但愧衰遲日素餐

芒種後二日雨

麥秋時節雨濛濛乳燕初飛去復還新粒已登場圃上微涼潛入裊懷間春蠶上簇虛堂靜酒客不來中饋閒掛起南窗臨竹桂自磨水墨畫雲山

形短集

十六

咸豐四年六月作

行年七十餘精神尙頗有方幸身壽康轉歎時不偶長髮據江淮奸民聚林藪弋者無良弓獵者乏走狗鳥兔肆猖狂鷓鴣甘縮首赫赫縉紳家白晝遭劫擄窮村勢孤弱焉能常保守巨鼎烹肥雞深盃酌黍酒寄言子婦輩多多揮數斗無留自甘旨充彼豺狼口况復到明日欲飲知能否

四方皆鼎沸僅餘此一區危如臨虎穴豈謂不足虞

懷憂同一心爲計卻百殊在野入城郭處邑徙郊墟
大車載輜重小車送妻孥紛紛滿道路日暮猶馳驅
淵叢在何許妄冀庇爵魚况彼烏合衆出入無定途
朝聞掠邊鄙暮云犯大都天道當行劫人力詎可圖
三窟何足恃不如守故居

亂世肆殺傷生民未見稀生民之所急莫甚食與衣
如何田家子不將稼穡依如何閨中婦終朝輟杼機
均言死無日何苦勞膚肌十千沽美酒劇飲未爲非

形短集

十九

我一聞此言不禁發長啼此後果無生所見誠灼輝
他如不死何以禦寒饑將欲入西山曾有多少薇
欲不受嗟來冒冒將焉歸只有此二道君請決從違
死生皆有命君子居以俟雖值多事秋我心有定止
憑彼蠹與蜂任他虎與兕如其轟然來不過拚一死
流毒既未及還須謀中窺啜我青藜羹餐我黃梁米
補綴既有媳論文又有子小孫三四人筆硯皆能洗
有時作書畫足可供驅使干戈無復憂但愁無佳紙

寫字

老人盡日身閒極巨案長氈設近門古刻愛臨憑手
顛細書不作爲瞳昏春來楊柳風三徑秋到梧桐月
一園瀉墨飛毫聊卒歲珍藏棄擲任兒孫

自幸

少時每覺衫裙重老去無須几杖扶豈有賢能格上
帝漫叨康壽假微軀斷機家法欽孟母績史國才仰
太姑六七十年成底事羸將白髮滿頭顱

形短集

二十

春日

細草抽絲榆綴錢桃花噴火柳含煙風光最好惟三
月人壽曾無滿百年娛老舊棲幽曠地適情親遇豔
陽天寸陰晚景尤堪惜筋力衰遲懶晝眠

其二

牆外清溪三面迴嫩蒲新莢淨氛埃柴門日敞無賓
至佳木叢生有鳥來時近花朝遂覺暖笥藏春服不
須裁喚將兒婦移書案預備空堂蠶箔開

箴子二首

爲高最易是臨深莫比今人比古人舍已從人舜爲
大善言則拜禹稱神休矜穎悟窮千里近把言行昧
一身藥不新奇宜爾病關心言語莫嫌陳

聖賢實踐在中庸論地談天總是空心性源頭容易
悟家常瑣事最難窮希天事業匪高遠下學功夫要
始終探索精微厭粗淺古今誤殺幾英雄

早春

形短集

二十一

凍解雪銷午日晴天時人事一朝更三陽大地新來
暖百體殘裘乍脫輕檻外尋梅徙倚立園中看竹透
迤行歸來囑媳裁春服莫待臨期尙未成

述懷

古往今來億萬年生民心性總同然人皆可以爲堯
舜我獨不能學聖賢少壯恨無勤砥礪老衰安敢更
逆邇姑拚掘井竭吾力莫管及泉不及泉
墓門木拱行相待人世紛華久澹如獨念死生沈醉

夢敢因老耄廢詩書前言默識求心得私意密刪當
冠除盡此餘年無息止雖然非智也非愚

示兒

儒家道出有生後非自無生致討探賢聖功歸形實
踐仙禪病坐理虛談九思三省當先務二氣六爻再
並參弗顧庸行專易象端如明月印空潭

形短集

三

訓子語

道理全在瑣屑俗事上人生大事能有幾件日日所
行盡是瑣屑俗事汝於俗事早自厭煩更學何事

越是瑣屑淺近越是難能

小兒初有知覺卽講以事親敬長應對進退雖嬉戲

玩弄隨處誘以正道及能讀書便先教讀小學使以

先入之言爲主服習既久及至長成必無大走作

小學大學仍是一箇不是先學小學到學大學時將

小學舍了試思脩身齊家那一件離了小學

愉色婉容先二兄近之汝於父母非不能愛終有率爾氣象豈是事親之道汝氣質本粗躁又自矜不肯矯強克制安得不爾也

吾年已四十自分無子幸而有子五六歲時教之讀書又幸不大糊塗真是喜出望外可奈汝性情不好所以愛之深則望之切望之切則督責不得不嚴自四五歲時捱打罰跪直至二十以後殘年獨子非不形短集

三三

姑息然有時鞭笞之下亦是硬着心手
教子人生極大事除事親之外無有大於此者余平生教汝自謂無憾於心今汝子雖然庸笨天性還算良善不是下愚不移汝卻因其不才絕不與他講說此豈兒子之過耶夫有子而不能教是爲父而不慈也自己職分先有未盡或因幼而失教後來成了壞人則汝上愧祖宗下愧兒孫矣
教小兒讀書先講說於他是教他爲人不是教他窮

經

舉業甚有害於經書子弟初入塾父兄師友先講以爲文之法讀書之利將孩提良知引爲外用而書與身遂永爲二物不可復合矣

今之塾師舍講作文以外未聞教之以正也今之窗友童冠雜居舍作文以外未有言及於正也所以我身自教汝不敢使就外傳

婦道從人以順爲正若舅姑良人俱慈祥明理自然形短集

三四

一家和睦事事容易若遇狂蕩暴謔不可情理解者則當罪已責躬委曲防患以全父母之聲名遺體以自免於羞辱蓋妻道較臣道尤難以道事人者不合則去以身事人者終身輾轉不得也

余自來性氣過剛若不受些磨礪難免不任性使氣數十年戒慎恐懼當時未免委屈過後纔知享受汝自來未受過艱苦所以心矜氣浮

古人云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少年聰明子

弟若不能吃些苦楚誰與安逸有讎肯做屋漏功夫
耶
汝才思穎悟我所不及至於真實用功不爲物誘所
奪恐汝終身學我不到
汝自恃穎悟能於身所未至逆揣聖賢地位縱所悟
皆是究係電光石火何嘗於自己身上有分毫益處
此便是思出其位

汝每些時看書存心語言動靜便另是一樣每些時
形短集
不看書存心語言動靜便另是一樣近來氣象又甚
不好心放可知矣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
矣汝今正犯此病然病源仍在矜字好高務遠不由
卑邇實做功夫勢必流於狂易自恣故曰小人之反
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 安雅曰古人爲學從何處用功對曰理會念頭闌
邪存誠似爲要緊曰固是然學問實際全在飲食言

語應事接物上從此用功乃爲知行並進故大學不
曰窮理而曰格物無物非禮無事非學此道之所以
不可須臾離而二氏不得藉口也
不誠無物物者合人已物我而言也不誠則無人實
先無我
敬人正是自敬慢人正是自慢好說人好處正是自
己好處好說人不好正是自己不好
責人則心常忿責己則心常和

形短集

二十六

汝之言論要比人說得磊落廣大取憎之道也

我遇事先思其難汝遇事先思其易凡事惟慎之於
始者能無悔於終戒之哉

充而能實然後爲美汝知足以充而行不能實所知

也

我平生常自視不足汝平生常自視有餘我說話惟
恐太過然猶失之於過汝說話惟恐不透安能免多
言之失耶汝到訥訥不敢出口時自然回思我的話

好

我與汝性情志向件件相反似乎可以互相救濟然
日夜講說數十年終竟我還是我汝還是汝
詞章之華美而不中於道者比之紫色鄭聲

爲詞章止求悅人耳目者比之巧言令色
余雖喜杜詩未嘗有意學之也而氣味自謂頗近汝
有意規摹而氣味終薄性情不似故也

古人有不容已於心者而後詠歌以宣其鬱勃之情

形短集

三七

如悲之思泣樂之思笑非有意於其間也故其詩由
中而發後人以詩爲文藝玩物而自外擬襲之如之
何其相及耶

汝一向論主靜窮理都說得有病主靜窮理俱在行
上見若空空的主靜窮理豈是儒者之道

問 安雅

曰立志必先有耻汝所恥者何事對曰 兒深

以機變之巧穿踰之心爲可恥曰甚好然何不以見
善不遷知過不改明知故犯爲恥耶機變之巧穿踰

之心欺人也見善不遷知過不改自欺也其爲欺一也
聽汝說道理儘有精微透徹處奈何到行已接物時
便身與口異往往做錯可見不曾實用功夫

致知格物皆是躬行知行本一事

諸儒論心性道體越是微妙二氏越能竊取惟論語
小學二氏不容藉口

佛老直是一大慾學佛老是求所大慾初學時已坐
形短集

下邪胎更說甚清虛

學佛老何故非爲怕煩擾辭憂患欲享快活耶夫自
無處之之法而閉門塞竇入山出家以逃之其技亦
良苦哉還是儒者空廓洒脫素位順天行所無事

隨時隨處體貼事物當然之理主一於所事無兩念
卽是收放心若不就事物上說卻放在何處收在

何處

莊敬日強越有精神安肆日偷越沒精神吾年踰七
十日間雖極疲倦未嘗晝寢汝則晝寢爲常無論進

德脩業亦豈成家氣象對曰因無事耳曰人生豈有無事之時耶

昭烈戒後主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語最精要初以善小不足爲後將有大善亦不爲矣初以惡小爲無傷後將有大惡亦爲無傷矣天下極大之事皆起於極細成名殺身小善小惡之積也

問曰

安雅

病根固在自矜然怠惰無恒似較矜尤爲

害事曰怠惰原有兩種自棄者固多怠惰汝則師心形短集

二十九

任意積成玩忽仍是由矜發出若常存敬畏何怠惰無恒之有哉

最愛夏峯過去未來現在一段言語汝於現在二字

全未體認故馳騫於上下千里之外忽略於日用常

行之間悠悠忽忽自誤一生

自謂無過惡者只是不曾省察終身養賊而不知

多言妄動者皆無威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能忍最難不若責己嘗見人初時忍讓而終於一爭

者爭之意潛積於中而未能忘也責已則渙然矣
我自知無謀生之才所以惟仗拙儉省自知無頓悟
之才所以惟仗死功夫汝則既無耐性又怕受苦耳
疾篤謂家人曰自古有生卽有死人之常事既知無
能爲力則當順天隨化吾年近八十不爲不壽得全
歸於亂世可謂考終子孫滿前棺衾粗具可以無憾
若猶冀旦夕之延牽掛不了豈非貪生從慾不受命
於天耶

形短集

三

今世庶人之妻旌幃銘誌皆用應贈待贈孺人等字
余平日最恥之我死後汝切不可從俗用此等字樣
孔子以由爲臣爲行詐曾子以元不易簣爲姑息夫
非所應有而加之在加者爲誣在受者爲僭是以不
義事親也

古無風水之說禮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之幽之義也後世不明於理誤信術士之言惑於禍
福專講山向而三代之幽之禮廢矣其甚者藉親之

骨冀要福於子孫不仁不孝之大者是以學貴明理而不惑也割席不正孔子不食不坐余平生最惡夫不正者汝父墓田背東南面西北我死後汝不必拘合葬之說村西平疇如掌擇其中正平蕩之處厝柩於此以遂我志以安我身非孝而何

芻偶明器所以盡生者之心不必有用於亡人余最不信冥曹之說汝若用以盡汝心亦不汝禁但只惡衣粗具以稱我家所用之人不可如世俗習尚徒爲形短集

三

美觀彩衣宮妝不似奴僕服也

雖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喪祭亦須稱家有無

世有破產以葬親者非孝也祖宗遺留之業原爲世

世子孫宗祀畜養之用豈可盡費於已親而破祖宗

之業盡心竭力稱其家斯之謂禮

古之喪祭爲享親也今之喪祭爲宴客也喪事酒肉

宴客非禮之甚者習俗已舊非議禮制度之聖人烏

能革此淫俗哉

汝表兄欽中與汝書曰細思吾等所欠者不在精微而在卑邇不在奇異而在中庸不在論世而在自修極中汝病人生氣質志向各有不同取友之道不必件件相合舍己從人互相觀摩方爲能自得師由進求退師過商不及彼此裒多益寡最爲有益汝與汝表兄有狂狷之別正好切磋不可因其不合而舍之各能虛心求益則水火相濟各執意見兩不相下則洛蜀分黨是在汝能真心好學否耳

形短集

三

病三月衣冠坐卧必正盥漱必潔及病革言動不能偶有弗正弗潔者頤使目指若甚惡之必正之潔之然後安

素患耳聾已近十年及疾革細語必聞

數日前高欽中以其訓子條目請正猶令扶掖力疾起手字答之又數日復使其弟釗中來省視請遺言猶力扶起坐論學良久而語言喘澀已不能了了矣

嗚呼先妣往矣先妣之遺言尙在也憶昔侍養之日表兄高恒溪遺之書曰姑母言論最平實切到表弟親承慈訓凡侍坐所聞無非對症藥石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又贈詩曰挑燈細聽高堂話嗚呼三十年晨昏膝下目承顏色耳聆訓告忽忽不知其樂也當其時每有大端必手條教誡以代箴銘平日則耳提面命曷可勝道迺悠悠忽忽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與積久而遺忘者蓋亦多矣恒以爲聞之易

形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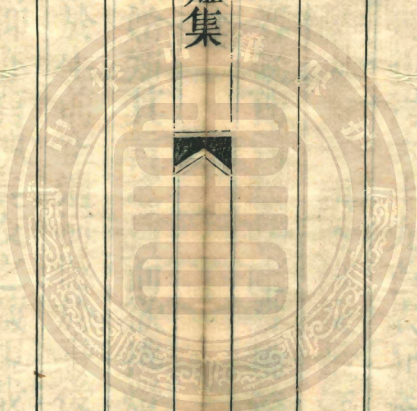
三三

也今始知其言之旨而欲挑燈細聽豈可得耶不能繹改於生前空遺悔憾於身後不惟大負慈母之教誨抑亦有愧良友之箴規哉於是悔而泣泣而思追念平日教誨之言與臨終彌留之語錄而集之以爲終身之藥石雖挑燈侍坐之樂不可復得而旦夕展誦猶若耳提面命之儼然臨乎其上俾常兢兢於乃心而有所嚴憚者將猶賴有斯言之尙存嗚呼言雖存於心而色已絕乎目聲已絕乎耳矣可哀也夫

咸豐十有一年辛酉二月二十六日不肖子 安雅揮
淚編敬識於後

形短集

三四



六
豐
十
日
辛
酉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不
肖
子
安
雅
揮

釗中 少孤蒙 先姑母荆布老人鍾愛每至 老人

家必接談至夜分娓娓不倦嘗曰吾與汝表兄言每
及汝兄弟汝兄天性敦篤處處著實汝不及其篤實
然恭謹能受教皆好資質須加學力 老人爲詩未
嘗刻意求工有所觸輒寓諸吟詠隨作隨置去未嘗
存藁歿後得六十九首表兄菱湖復述訓子語附於
後馮子立太守與菱湖交最深數千里索斯集付梓
余適客嶺南司校讐之役挑鐙讀竟追念教言如親
形短集

三五

懿範不禁淚潛然下也光緒三年十一月既望第八
姪男高釗中謹識

白集與翁翁六十大首表兄菱湖歿後數千里索斯集付梓
書校意求工有所觸輒寓諸吟詠隨作隨置去未嘗
然恭謹能受教皆好資質須加學力 老人爲詩未
及汝兄弟汝兄天性敦篤處處著實汝不及其篤實
然恭謹能受教皆好資質須加學力 老人爲詩未
嘗刻意求工有所觸輒寓諸吟詠隨作隨置去未嘗
存藁歿後得六十九首表兄菱湖復述訓子語附於
後馮子立太守與菱湖交最深數千里索斯集付梓
余適客嶺南司校讐之役挑鐙讀竟追念教言如親

荆布老人迺張菱湖茂才之母高勉之太史之姑母也勉之與余為年世交咸豐辛亥春偕菱湖來游大梁一見如舊相識菱湖高才博學個儻有奇氣工詩畫頹性孤介與人恆落落難合獨余昆仲相往還交甚篤出荆布老人楷書見示道勁似顏魯公并為述平日訓誡言動必於儒者乃知菱湖得母教最深私心欽仰雖歷久不能

形短集

三

忘也客秋有菱湖同里黃亮臣司馬請饒來粵詢知其近况益窘所藏堂上遺稿竟無力付梓為之喟然屬寄聲當成其志菱湖旋以書來謝並寄到形短集一冊奉讀一過不獨詞旨溫厚得詩人之意抑且訓言純正擷語錄之精求之古昔坤範中亦所罕見鐫甫就適勉之假旋道出嶺南即以書板屬寄余與菱湖有登堂之詣竊喜

賢母懿訓藉可廣傳又念菱湖以磊落奇
才何竟潦倒坎坷一寒至此也豈不重可
慨哉光緒三年仲冬愚姪馮端本謹跋於
廣州官解之運甓軒

形短集

三



與世宣氣之聖賢神
斷造失繼三年中冬錄秋訪錄本齋題林
本齋竟氣爾題同一寒至此也豈不重下
賀母懿訓藉可廣傳又念菱湖以磊落奇

